

邯郸路靠近大柏树有一个很有名的菜市场。这里的菜品多、新鲜、价格便宜,摊主们服务态度也好,因此,我经常去。

从靠近大柏树的入口进去,两边是熟食和土特产窗口,有上海人爱吃的山林大红肠、七宝羊肉、白斩鸡、熏鱼。进入菜场,拥了一簇人,是买宁波水磨年糕、七宝方糕、贵州风味酒酿的。前面分别是五长条摊位,蔬菜、鲜肉和水产,左边还有六长条的摊位。一对夫妇在这里卖了十多年黄鳝,划鳍丝、刮鳍背、切鳍筒,动作娴熟,态度和气。人声嘈杂中,听到一个洪亮的男子声音:“来,兰州的西蓝花,刚刚空

运来的,保新鲜。专门为上海人服务。来,云南的芸豆、无筋豆角王。来,东北的油豆角。保新鲜!”听得出,今天他心情不错。

在线下,买卖之间会有最直接的带着心情的互动。如果生意好,摊主是笑着称重、报钱、收钱的,6角的零头,收5角。看到摊主笑着忙碌,虽说卖的是白菜、青菜、卷心菜,挣的是小钱,但你可以感受到那份快乐。心情好,话也会多。我问,西红柿哪里产的?摊主是个年轻的女孩,回答说,海南。为什么这样硬?不硬不行,你捏一下,他捏一下,太软,怎么卖得出?再说,我们是几千斤的进货,太软的,不好。能生吃吗?我又问。能,我就经常生吃。

菜市场里其实不乏青春的身影。暑假寒假或者双

休日,你可看到一些摊位上有大学生、中学生、小学生模样的,在帮父母。这是这些父母最轻松愉快的时候,他们可以在旁边看看手机,或者与邻近的摊主聊几句天。来帮忙了?我问这些见习生。嗯。戴眼镜的大学生推一下眼镜,脸上露出少许羞涩。小学生模样的回答得清脆,是的。明眸清澈,与你对视,一边给菜、报钱,一边收钱、找钱,动作敏捷。他们,在老年人的迟缓蹒跚和中年人的急促沉稳中,增添了青春的气息,给菜场带来别样的生气。

有一幕我印象特别深。夏日里,外面骄阳如火,菜场内没有空调,只有电风扇,闷热难当。许多白发苍苍的买菜人,穿着汗背心、老头衫,浑身汗湿汗味的。蓦然间,一对年轻夫妇,都有着高挑匀称的身材和特别精神的脸面,笑着说着走近。男的拎着刚买的新鲜排骨来买萝卜,女的穿着牛仔短裤和无袖短衫,充满青春活力的富有弹性的光洁皮肤上挂着晶莹剔透的汗珠。年轻人经过,仿佛清风扑面,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当然,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,我多年的夏天中也只遇到过一次,毕竟年轻人更青睐于价格与环境相称的较高端的生鲜超市吧!

但这样“草根”、性价比高的菜场,依然是无数老百姓更爱去的地方。人气足到什么程度?我母亲也去过这个菜场,说,好像过年时家乡的戏文台下。我的家乡过年照例会有戏文,越剧、绍剧,人挨着人、挤着人。进得菜场,你就得很有耐心,小步前行,因为前面左右都是人,而且,又多是年老的人,有的还

回家路上听天气预报,夜里阴有小雨夹雪或雪转阴天,我脑海中很自然地翻译了下,晚来天欲雪。有点窃喜,带点期待,顺手翻看手机日历,已是小寒节气。冷气积久而寒,小寒,轻寒也,却已是一年中寒冷的时节,这在江南也该要落雪了。

江南温润,冬天的气温不是很低,一般都零度左右,相比较晚上更冷些,所以我印象中的落雪都在夜里。晚来天欲雪,更恼人在一个“欲”字,欲来欲不来,欲罢不能,可能最终只是一场雨夹雪,随风潜入夜,无迹可寻也。也可能,就是一夜风雨,一场空欢喜。都很正常。

我们并不因此放过任何一点雪的讯息,也习惯了等待。盼雪需要有点氛围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白居易都为我们想好了。围炉闲话浮生情,岁月是一坛醇厚的老酒,白居易的诗正适合用来煮推个购物车。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年长的阿爷阿婆外公外婆。尽管衣着朴素、貌不惊人,可其中说不定就有附近的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岳阳医院的老教授,或者是哪个研究所的老专家。我学开车时就想,性格暴躁、性子很急的人在学开车时,倒是可以安排到这个菜场内行走,专门训练耐心和克制能力。

这里的摊位基本上都明码标价,不过,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事:你挑了一家的菜,称好了分量,付款时才发现,或者,摊主提醒你,价格看错了,比别的摊位价格要高一些。比如,你以为是2.0元,可仔细一看是2.8元,那2字又大又醒目,8字则又小又不起眼。这时候,你会笑着说,那8字没看到。一分价钱一分货,摊主跟你玩眼力呢!有一次,一位上海阿婆对摊主说,你的菜价,怎么都是4?四块四、一块四的。上海人平

酒,也是冬日很好的下酒菜。

说到冬日的美酒与美食,吴地苏州恰各有一款应季的来配白居易的诗。酒是冬酿酒,桂香馥郁,香甜可口,老少咸宜。冬酿酒原名冬阳酒,冬酿两字出自蔡云《吴歎》:“冬酿名高十月白,请看柴帚挂当檐。一时佐酒论风味,不爱团脐只爱爻。”苏州人的冬酿酒上市时间极短,一般都是冬至前,观前街宫巷元大昌前买冬酿酒排起的长队,是苏城冬日独有的风景。美食自然是羊肉,苏州的特色是藏书羊肉,这是街边巷尾随处都能觅到的美食,店面不大,装修一般,一入秋准时开始重新营业。一碗热腾腾的羊汤,一杯米酒,温暖了每一个盼雪的夜晚。

思绪翻飞中不觉已归家,饭毕,临窗而坐,恰是掌灯时分。晚



晚来天欲雪

周龙兴

听下回分解。然后一种兴致,一些人物,从书本里跃然眼前。东晋名士王徽之,字子猷,当时住山阴。有一夜大雪,睡醒了,环顾四周,皑皑白雪、纷纷扬扬。自斟自酌、悠然徘徊之际想到了远在剡县的好友戴逵,遂夜乘轻舟而去,天明方至。到了戴家门口,没打招呼即原路而返。有人不解,回答说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随性而为,这是《世说新语》里的故事,也是一段关于夜雪和友情的名士风流。一千多年后,据说是王徽之的后人“冒寒过溪屋,时雪犹载道”,来苏州阳澄湖畔访沈周,当年的“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”变成了拥炉对饮、促膝长谈,那一份冬日的温情被描绘进沈周的《雪中

访友图》,自言“对酒且烧红榼,看山尚是白芙蓉。先生自说王猷后,千载犹寻泛雪踪。”沈周还说,“拙画鄙言,以答其雅厚云”。随性而为的,还有张岱。晚明的那一场大雪落在西湖,“雾松沉砌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明代汪珂玉评西湖“西湖之胜,晴湖不如雨湖,雨湖不如月湖,月湖不如雪湖。”雪湖之美,尽在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,余拏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”,我想这里还有一份对雪的痴劲,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!”一个“痴”字正可对应“晚来天欲雪”那个恼人的“欲”字,随性不改,愈发恼人。

晚来天欲雪。我在属于我的这个夜,等雪,也似乎约了一些好友,一些闲言碎语。也可以从容地来一句,能饮一杯无?

菜场徜徉曲

南 暖



我拍海上日出

侯伟荣

早晨起来,去广东南澳岛的青澳湾海边拍日出。到达海滩时,天空已泛出橙红色,天际处有一层青灰色的薄雾,云彩不多。海滩上由于浪的推动,留下了斑斓的色彩。在海滩边拍摄日出,前景很重要,马上想,这些都可以作为前景来使用。看到太阳马上就要升起了,我赶紧寻找拍摄的角度,发现前面不远处有礁石,天空中橙红色的光反射在一层层的海浪上,使海滩产生了层次分明、色彩丰富的景观,多么美妙的前景啊!我赶紧跑过去架起三脚架放上相机,根据构图要求来选择镜头焦距。阳光从平静的海面升起,将天空与海滩染成了绚丽的色彩,从橙红色慢慢

七夕会

漂亮的金黄

色。面对这样美轮美奂的日出,我拍了好多好多。回来后看了一遍,都非常满意,非常震撼,简直一张都舍不得删掉!在众多照片中选择这幅,主要是正好有只白鹭飞过,我就把它凝固在画面中。在后期中制作中,我只是把天空多余部分裁了一些,饱和度提高一点,礁石提亮一些,使其能有点层次感。吉姆·理查森说过:日出几乎就是影像本身,我们只是机械地将相机端在眼前,手指停在快门,等待着壮丽的一刻到来。是啊,面对大自然神奇的景色,我们所要做的事,就是不停地按动快门,把这些神秘而独特的时刻凝固成美丽的瞬间,让这些震撼陪伴一生。

时说话数,多把“元”说成“块”的。一元四角,上海人发音念“一块四”,在普通话听来成了“一块死”。

没想到这位上海阿婆对菜价会有这样的联想,我在旁边,差点笑出声。摊主是位年轻的外地妇女,只见她一边笑着帮阿婆称量收钱找钱,一边说,阿婆,“四”没有什么不好呀。一年四季,四季发财,事事称心,都是吉利的呀!一串话,把阿婆说乐了:小姑娘,依例蛮会讲闲话。

可以的话,就去线下买菜吧!在这里,你可以体会许多生活味道,可以收获许多生活道理,可以欣赏白发苍苍的慢三步、青春动感的小步舞曲、活力十足的进行曲……这是生活的套曲。

我至今记得外婆头上的髻,扎得很紧,卷绕起来,很繁琐。

听妈妈说,在她才14岁的时候,外公就过世了,三年困难时期,外婆在乡下,没有粮食吃,就到上海来了。我印象里,外婆裹着小脚,走起路来是颤颤巍巍的,脊背微微弯曲。有一次,我在外面调皮打架,邻居来告状了,外婆不但不帮我说话,反而批评我,说要告诉妈妈。我怕妈妈回来生气,就听外婆的话,乖乖地在家做家务,生起了煤球炉。门口有昨晚从煤球炉子倒在地上的煤球灰,我用手把外面的一层煤球渣灰刮掉,掏出里面有些没有烧尽的煤球放在畚箕里,倒在煤球缸里,然后用自来火把纸张点燃,再放些小木块,等木块烧着了,再把煤球放进去,不一会儿,炉子就旺了。外婆表扬我说懂事情,真能干活,还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这个乖乖乖。”外婆表扬,我就更卖力了,又接着去把地扫干净,再把刚才倒入煤球缸的煤球,放些水搅拌一下,到晚上

还可以用来封煤球炉子。那时候的小孩,会的其实很不炉呢。

外婆烧粥,我看到她在粥里倒了烧菜的油,烧好之后,上面一层薄薄的“粥羸汤”,加上油的清香,表面油黄色,特别好吃。但外婆总是自己不吃,先给我们吃。晚上妈妈下班了,我就问,外婆为什么这样烧粥。妈妈说,外婆在乡下生活很苦,她把油放进粥去,大概是在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油吧。

困难时期过去以后,里弄居委会干部经常有人上门调查户口。外婆虽然户口在上海,但是怕麻烦我们,就回乡下去了。临走时,外婆把我们脏衣裤洗好,破的地方补好,整整齐齐叠好放在一旁,还把我喜欢玩的弹子悄悄地放在我手上,我感觉她手上筋都爆出来了。她舍不得离开我们,一夜间,头发白了许多。想到外婆在家时,我又不懂事,常常惹事,引她生气,真是不应该。

外婆回到乡下不久,我就听妈妈说,外婆过世了。妈妈流泪了,眼睛红红的,还去邮局寄了10元钱到乡下去。我很伤感。外婆真是可怜,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。外婆原姓李,出嫁后,随外公姓,记得户口簿上写着,姓名:支李氏。

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弄堂里流传的老民谣:老外婆的髻,滑溜溜,滑到大世界,家里洗洗当锅盖。外婆的髻滑不入大世界了,已经滑入到天国了。

外婆的髻

邱根发

关于时间

朱锁成

生日 很想生日,又不想生日,生日拉远了童年和青春的船,靠近了老年的岸。 树还得长,花还得开,河水还得流。生日是对生命的怀抱和礼赞。

关于时间

节气连缀而成。或许我们会埋怨酷暑,讨厌严寒,南方多雨,北方多雪。但日子不会因为我们埋怨而少了一节,不会因为我们喜欢而多出一节。它只是从容不迫,一节一节过。 金币 除夕和春节就是一枚金币的正面与背影,组成了年的完整气息。有多少人金币一样,无论迎面和背影都熠熠生辉。那一定是个厚实的人生。

我的大哥包广珪一生都是钱学森的“粉丝”。他在杭高(现在的杭州一中)念高中时,钱学森便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。因为钱老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,包广珪在1955年考大学时放弃他挚爱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学,考进了交大机械系。他的床头柜上,常年摆着一本钱学森的《工程控制论》,就是这本专著引导他迷上了维纳的控制论。以后的学术生涯中,他又把兴趣转向量子控制论和量子信息论。1983年3月,包广珪与卢侃教授合译的西德马堡大学F.A.波普的《细胞过程的电磁控制》在上海《自然杂志》发表。几个月后,卢侃教授告知包广珪:“钱老对这篇文章感兴趣,希望见到文末文观,请将参考文献复印一下给钱老寄去。”包广珪将文献复印好寄去,顺便写了一封请教钱老的信。一个星期后,收到了钱老回信:包广珪同志:

与钱老的一段情缘

包满珪

题是人体功能态,而功能态是由结构、能的转换与运输、信息(控制)所组成,所以信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。至于量子信息学和量子控制论,我想还可能别有天地!您知道: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,即人如何观测客观世界的问题一到微观量子力学水平,就困难重重,从五十年前N.Bohr和A.Einstein的辩论起,后来Einstein-Podolsky-Rosen提出隐参量说,六十年代又有Bell不等式,最近又通过严密的实验,似乎完全否定了光速传递互相作用的隐参量的可能性。五十年的经历仍然没有解决人的认识过程问题!我想要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,必须从微观量子力学水平上考虑客观世界与人体(从感觉器官到人脑)的互相作用。我叫这门学问为“量子认识论”。量子认识论当然需要量子信息论和量子控制论。 你以为如何?请教。 此致 敬礼! 钱学森 1983.7.14

